

大众传媒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靳会新

【内容提要】 在俄罗斯转型过程中,大众传媒与政治生活的关系非常紧密,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到苏联解体,从叶利钦推行“休克疗法”到1993年俄联邦宪法确立,再到普京执政,都可以观察到大众传媒在其中的影响。在政治与传媒关系的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到政治对传媒起着决定性作用,当然也有非强制性的一面;而大众传媒对政治的影响则具有非决定性,但却是能动的。这符合政治与传媒关系的普遍规律,也与俄罗斯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有着密切关系。目前传媒对俄政治生活的影响还主要表现在维护当权者的统治上。虽然普京仍然奉行国家主义,在短时间不会完全放任媒体自由,但改变已经出现,民众将获得更多的机会,利用媒体表达的便利实现政治参与。

【关键词】 俄罗斯 大众传媒 政治生活

【作者简介】 靳会新,1963年生,中俄人文合作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黑龙江大学《俄罗斯学刊》主编,高级编辑。(哈尔滨 150080)

所谓大众传媒,既指传播过程中的媒介,也指从事信息的采集、选择、加工、复制和传播的专业组织。追溯新闻的历史,可以看到,政治场所和政治斗争原本就是新闻的滥觞之地,传媒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俄罗斯独立后开始了漫长的政治、经济、社会转型,在转型过程中,大众传媒与政治生活的关系非常紧密,二者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到苏联解体,从叶利钦推行“休克疗法”到1993年俄联邦宪法确立,再到普京执政,都可以观察到大众传媒在其中的影响。就普遍意义而言,在社会转型时期,大众传媒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一是进行思想准备和社会动员,打破旧有观念,宣传新的思想、新的价值判断;二是反映社会现实,大胆批评,匡正决策^①;三是引导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生活,讨论政治、经济、社会政策,既将民众强烈关切的问题反映出来,作为决策者参考的

依据,又能为转型期间民众焦躁的情绪找到一个宣泄的渠道,还能监督公共权力的运行。在俄罗斯,公共舆论对微观政策的影响是存在的,但对国家大的发展方向和重大社会问题,例如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的确立的影响更为显著,因为俄罗斯20年来始终处于转型与变革之中。

下面我们对大众传媒在俄罗斯不同阶段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做简要解读。

一 叶利钦时期的大众传媒： 从自由表达意见到代言集团利益

苏联的大众传媒处于党和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全部为国家所有,在经济上依靠政府拨款,在政

^① 参见刘华蓉《大众传媒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4-67页。

治上为苏联意识形态服务。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化、倡导公开性的1986年,为了让苏联民众了解国家的真实境地和存在问题的严重性,认识改革的意义,获取民众对改革的支持,戈尔巴乔夫开始对大众传媒实施解禁,也由此拉开了政治改革的大幕。许多传媒机构争相披露苏联历史、政治内幕,反思、否定苏联历史,公开批评甚至批判政府政策。改革初期,苏联的大众传媒仍然作为党的宣传鼓动工具服务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但到了80年代末,激进的大众传媒越走越远,成为苏联政治、经济制度的挑战者,其所作所为在客观上起到了推动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作用。人民通过大众传媒看到了苏联政治体制的弊端,选择与这一制度决裂。

1990年苏联出台的《苏联出版与其他大众传媒法》、1991年俄罗斯联邦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使大众传媒获得了法律和实际意义的传播自由。西方的新闻理论和传播观念在俄罗斯落地。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大众传媒一直拥有比较广泛的新闻自由,自由传递信息、观点、思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彻底抛弃了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转向建立西方式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社会思潮纷繁,尤其是在独立之初,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民族主义;政治组织数不胜数,1991年上半年各类政党和政治组织有800多个,到1993年年末,数量上升至1000多个^①。整个社会对国家的政治生活框架还没有达成共识,对国家发展方式没有形成认同,议会、总统争夺权力,政治动荡。作为连接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空间的大众传媒,积极参与讨论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虽不是一言九鼎却也是掷地有声。因为国家处于转型的初期,许多民众对现实问题、对转型的预期前景认识都不明确,大众传媒的报道和讨论比较容易左右民众的情绪和立场,例如对私有化的讨论。1991年俄联邦第341号总统令指示俄罗斯出版与信息部、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保障在公开出版物上刊登‘1992年俄联邦国有与市政企业私有化纲要基本条例’,在大众传媒上对其进行广泛宣传与讨论”。许多媒体对“私有财产”、“私有化”以及与之相关的“民主”等概念进行了详细解读。媒体对叶利钦政府实施政策的评估往往让人们产生有了民主、建立了私有制就会自动获得

生存能力的错觉。对私有化的负面看法也得到一定的反映。1995年第4期《对话》杂志发表《私有化:期望与现实》一文称,弗拉基米尔·伊萨科夫对证券私有化纲要给国家带来的经济损失十分关注:“由于价格放开,1992年10月的私有化证券出售价格与1991年相比提高19倍。而到1993年年中,才对固定资产进行重新估价。私有化证券的面值比固定资产价值低95%。人们热衷于购买和倒卖证券,为吸引投资者成为企业的新主人而设计的私有化证券没有达到目的。在私有化的第一阶段,俄罗斯的预算收入1万亿卢布,比匈牙利低50%。”^②在1993年叶利钦与议会的斗争中,大多数传媒选择支持叶利钦。俄罗斯学者索格林认为,1993年叶利钦取得四月全民公投与十月事件的成功,有赖于传媒的大量宣传^③。

总的看来,由于传媒在苏联时期一直作为党的宣传工具,对公共性角色的实践少之又少,一时还难以适应苏联剧变之后社会多元化的需求,缺乏对国家政治、经济转型的理性思考,不顾社会现实和历史传统,希望一夜之间摧毁旧的制度,一步到位地建立起西方式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政体。传媒对俄罗斯当时的政治乱象有推波助澜之嫌。

实行“休克疗法”的俄罗斯经济一落千丈,市场经济制度并未如设计者所愿如期而至,作为转轨经济组成部分的大众传媒也陷入经济困境。昨天人们还在欢呼大众传媒的春天,今天醒来却发现传媒的生存已成了问题。由原《莫斯科新闻报》代总编特列季亚科夫于1990年创办的《独立报》从辉煌走向倒闭的经历,是俄这一时期大多数传媒经历的一个缩影^④。在俄罗斯实行抵押拍卖的第二阶段私有化中形成的工业-金融寡头借机开始收购大众传媒,将其作为自己参与、控制国家政治生活的工具。经过几年的竞争、反复的分化组合,俄罗斯天然气集团、桥媒介集团、罗戈瓦斯汽车集团和奥涅克西姆银团成为控制俄罗斯媒

① 冯绍雷、相蓝欣主编:《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② Сухопаров А. Приватизация: ожидания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Диалог, 1995. 4. С. 55.

③ 参见吴非、胡逢英《俄罗斯传媒体制创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45-46页。

④ 参见李玮《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大众传媒》,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3-66页。

介四强。他们利用所掌握的媒体,论证于己有利的政策和办法,抨击利于他人集团的方针和措施,制造舆论。政治集团要搞掉什么人,也必然首先利用与其关系密切的集团传媒放风造舆论。观察俄罗斯集团媒介的报道就不难看出俄罗斯高层内部政治集团的矛盾和斗争。从1997年年初起,稳健派代表切尔诺梅尔金总理与少壮派代表丘拜斯和涅姆佐夫分歧显露,支持切尔诺梅尔金总理的集团传媒每遇机会都要大摆总理的功劳,宣传其对叶利钦总统的忠诚,把经济中的问题推到第一副总理丘拜斯的身上。而支持丘拜斯和涅姆佐夫等自由派的奥涅克西姆银团传媒则公开指斥切尔诺梅尔金保守僵化,阻碍丘拜斯等进行激进改革,一有机会就散布切尔诺梅尔金总理可能被撤换的消息。切尔诺梅尔金不批准对奥涅克西姆银团染指的《消息报》的贷款,该报就援引法国报纸的报道,称切尔诺梅尔金握有天然气集团大额股份,价值50亿美元,暗示总理迟迟不申报财产可能与此有关。更有甚者,一些财团竟然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了总统叶利钦。别列佐夫斯基控制的《独立报》于1998年7月7日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将发生政变,并借此向总统提出一系列政治条件^①。这一时期许多传媒丧失了公共性,反映的舆论与社会脱节,不再讨论具有社会意义的问题,而是维护上层人物和寡头集团的利益。

当今社会,人们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为大众传媒,大众传媒已成为公众构建常识经验和感知世界的一股主要力量。面对海量信息,媒体需要进行选择性的报道。在俄罗斯,筛选和过滤信息的权力只在短暂的时间里归传媒所有,在普京第一个任期前,基本上被寡头们握在手中,之后则归属于行政当局。有调查显示,在俄罗斯政治生活相对平静时期,大约60%的居民对社会政治节目感兴趣。在特殊时期,这个数字更高。1999年国家杜马选举前夕,居民对公共政治信息的需求是绝对增长的。在1999年12月之前,相当准时收看电视新闻节目和信息分析节目的居民有大约80%,其中,45%~50%的人固定收看,还有30%~35%的人每周收看几次^②。西方研究人员的实验显示,基于指定话题报道的小幅增长,电视对态度的影响具有统计意义的显著性和相对持续的轨迹^③。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在不知不觉中受到

传媒左右。俄罗斯总统大选和杜马选举可以说对上述结论做了一个很好的佐证。

俄罗斯1996年的总统大选,竞争主要在时任总统叶利钦和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之间展开。支持叶利钦的媒体不断让人想起共产主义制度的“恐怖”,强调俄共对苏共的继承性。例如,说俄共连名字都没有改,所以策略也不会变。如此等等,意在用这些消极的信息提醒选民,如果久加诺夫获胜,国家将面临动荡和暴力^④。经过舆论轰炸,叶利钦在民意测验中的威望从竞选前的6%上升到第二轮投票前的40%以上^⑤。在1999年的议会选举中,俄大众传媒同样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成立于1999年9月的“团结联盟”,作为一个支持叶利钦总统和普京总理的选举联盟,得到了3个国家电视网络——俄罗斯社会电视台(ORT)、俄罗斯国家电视台(RTR)和TV-6的全力支持。它们把联盟领导人、紧急情况部部长绍伊古描绘成选民可以信任的、诚实的、正直的候选人,而非玩弄权术的政客。在宣传“团结联盟”的同时,ORT、RTR对“团结联盟”最大的竞争对手“祖国—全俄罗斯”的领导人卢日科夫和普里马科夫展开了猛烈攻击。指责卢日科夫渎职、搞裙带关系、腐败等;指责普里马科夫没能阻止北约轰炸南联盟,破坏俄罗斯国防工业。ORT抓住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总统不放,称这位“祖国—全俄罗斯”的支持者窝藏恐怖分子。最后,“团结联盟”在选举中获得了23.32%的选票,远远超过“祖国—全俄罗斯”^⑥。2000年,普京当选俄联邦总统,传媒的造势更是功不可没。由于缺乏合理科学的制约机制来避免候选人利用传媒煽动误导选民,俄罗斯政治选举多次出现戏剧性的结果。下表是俄罗斯研究者对传媒对1999年杜马选举影响的一个调查。

① 参见董晓阳《俄罗斯利益集团》,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第91~99页。

② Задорин И., Стребков Д., Скоткина А., Халкина Е. Влияние СМИ на массов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сознание россиян в период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й кампании 1999 года//Независимые Медиа Измерения, апрель - май 2000 г.

③ [美]迈克尔·舒德森:《新闻社会学》,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

④ 冯绍雷、相蓝欣主编:《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第164页。

⑤ 董晓阳:《俄罗斯利益集团》,第99页。

⑥ 冯绍雷、相蓝欣主编:《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第167~168页。

传媒在竞选时期的作用

问题:您能否对选举前夕电视、报纸、广播的工作谈些什么?(不多于三个答案)

答案选项	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查(1999.12.24~27)	地方政治研究所的调查(1999.12.20~22)	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的调查(1999.12.20~21)
传媒引起了我对当前选举的注意	24%	43%	24%
传媒使我清楚了选举前的局势	22%	25%	24%
传媒改变了我对参与选举的意愿和对各党派投票的意愿	8%(传媒影响了我对参与选举的意愿/或者投票的意愿)	18%	15%(传媒制约了我参与选举的决定和投票的意愿)
传媒只是打乱和妨碍了我的决定	14%	25%	13%
传媒对我的政治喜好没有影响	23%	22%	26%
我对传媒的政治信息没有兴趣	11%(我基本上不信任传媒)	11%	11%
	12%(我对政治不感兴趣)		
其他	1%	3%	1%
难于作答	4%	8%	6%

资料来源:Задорин И., Стребков Д., Сюткина А., Халкина Е. Влияние СМИ на массов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сознание россиян в период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й кампании 1999 года

大约2/3的受访者声称传媒对自己选举行为产生了各种影响,而他们中的10%~20%则承认这种影响是决定性的(甚至改变了最初的选举目标)^①。

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绝大多数传媒反对政府出兵。战争初期,俄军以火箭炮和战斗机对城内设施进行轰炸,但车臣武装部队藏匿在民居之中,空袭造成大量平民死亡。由于准备不足,俄军死伤严重,士气低落。民众流离失所,俄军伤亡及平民的报道充斥媒体,民众反战情绪高涨,军队思想混乱,第一次车臣战争草草收兵,无功而返。车臣战事进展不利,军事战略战术上的失误是主要原因,但传媒反战无疑加重了政府承受的压力。之后,叶利钦开始通过总统令的形式出台了一些收缩传媒自由度的法规,又通过成立全俄罗斯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出版部等机构,利用技术手段限制传媒,但效果都不太理想。

二 普京时期的大众传媒:从重新听命于政府到网络传媒异军突起

2000年普京执政不久就对联邦体制、政党制度、经济决策程序等进行了多方面改革,俄罗斯从叶利钦时期的“政治多头分立”的局面,逐渐转变成以普京为“单一政治中心”的稳定的政治局面^②。与此同时,普京着手将寡头们控制的传媒重新收回,建立起了国家、国有企业和独立经营三

种形式的传媒体系。据统计,截至2010年7月,俄罗斯登记的传媒有9.3万个,其中90%为非国有^③。到2012年1月1日俄注册的大众传媒数量为89173个,其中报刊65596个,电子出版物21914个,信息社1663家^④。主流大众传媒都掌握在国家手中,其他的也都在可控之中。鉴于一部分传媒在莫斯科大剧院人质事件中扰乱了反恐行动,俄于2002年11月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修正案,要求大众传媒进行自我约束,依法办事,加强社会责任感。经过整顿后的大众传媒基本上有了统一的声音,重新听命于当局,它们向民众传达的信息是经过筛选的。有些可以报道,有些则不能,原则在于是否对政府的工作有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俄罗斯政府对危机缺乏充分的认识,俄罗斯传统媒体则处于缺位与失责的状态。“危机”、“衰退”等字眼直到2009年才出现在官方语言中,而且使用得非常谨慎^⑤。一方面,公众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信息,而且表达意见、形成

① Задорин И., Стребков Д., Сюткина А., Халкина Е. Влияние СМИ на массов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сознание россиян в период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й кампании 1999 года.

② 参见冯绍雷、相蓝欣主编《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总序第11页。

③ Медведев обсудил с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телеканалов и агентств развитие СМИ в РФ: Голос России, <http://rus.guvr.ru/2010/07/09/11916583.html>

④ Будущее рынка печатных СМИ России, <http://report.ru/events/Budushee-rynka-pechatnyh-SMI-Rossii/>

⑤ 蒋林:《俄罗斯经济遭重创,“一夜回到1998年”?》,载《广州日报》2009年2月22日,转引自展江《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国家与传媒关系探析》,载《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公共舆论的渠道受限。另一方面,俄罗斯民众也已经厌倦了混乱和无序,民众形成的“公共舆论”大多对普京的治国理念表现出了配合的意愿,舆论传达给当权者正面赞同的信息居多。普京前两个任期的民意支持率平均保持在65%^①。

普京认为,传媒只要不触动政治安全 and 国家安全那根敏感的琴弦,在追逐经济利益的同时为国家提供服务,充当好社会舆论的引导者,媒体基本上就是自由的^②。这可以理解为新闻自由的限制条件。在普京执政的头两个任期内,俄政坛上不再有反对者的舆论压力,政府确立了自己在传媒对政策讨论中作为关键的和主要的解释者的地位。普京对媒体报道内容做了许多限制,不允许媒体攻击国家领导人,对突发事件报道要经过审查等^③。各联邦频道的主管们每周应召前往克里姆林宫,频度甚至更高。当局给他们“宝贵”的暗示^④。“今天你绝不会知道为什么某件事被禁止,根据谁的命令。这些模糊的暗示有威慑之嫌。自我检查制度比国家新闻检查制度更有抑制的效果。”^⑤如果媒体刊登了与政府政策不合拍的报道,会招来各种合法的查处,经济上的、法律上的,有时只不过是不再能获得政府相关部门的信息而已,但仅此“处罚”就令传媒机构无法承受,因为政府是最重要的信息源,多数新闻都是政府策划的常规性预定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俄大众传媒只能听命于行政当局,发挥政治统治的功效。

普京在管束大众传媒的同时也不断主动地利用它来帮助实现当局的政治统治,巩固自己执政的合法性。执政者的执政基础是政权的合法性,合法性指的是一种政治统治或政治权力能够让被统治的客体认为是正当的、合乎道义的,从而自愿服从或认可的能力与属性^⑥。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即政权所代表的价值主张必须被社会成员普遍自愿认同以及政绩的合法性是一个合法性基础牢固的政权须具备的^⑦。

1993年通过的俄联邦宪法规定,禁止采用任何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普京也曾表示,国家的意识形态应该是多元的,反对在俄恢复官方的意识形态。但普京也清楚地知道,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出现的社会混乱与社会普遍非意识形态化有密切关系。所以在成为政府总理后,即开始探寻“新”俄罗斯思想,为社会的基本阶层和主

要政治力量确立一种共同的价值观。普京发表于1999年12月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将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作用和社会团结列为“俄罗斯价值观”,强调“团结俄罗斯社会”具有特殊意义,阐述了其对新时期俄罗斯人精神的理解和定义。俄罗斯思想是带有浓厚俄罗斯民族主义色彩的爱国主义,其核心是俄罗斯“国家”的观念,突出俄罗斯国家的地位与作用,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和强国地位。普京力求通过对体现自己治国理念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的解读和推介,使其内化为大多数俄罗斯人的精神文化认同,凝聚人心,在民众心中构建起符合执政者要求的政治准则和信条,这样一来,民众在判断总统的治国方略和政府施政方针时,很容易得出与当局一致的结论。

普京深谙利用大众传媒赢得公众支持的技巧。从2001年开始,在每年的岁末,普京都要通过电视与民众连线,回答大家的提问。民众对与国家首脑对话的热情极高。独立之初,人们对抽象的政治概念表现出巨大的热情,而现在更多关注的是与自身利益有关的公共政策问题。

2001年12月24日,普京首次参加了一档两个半小时的电视直播对话节目,坦率地回答了通过电话、互联网“飞”来的各种问题。一个符拉迪沃斯托克大学的学生说,人们听了太多的关于改革的话,但俄国现实生活中的变化太少了,他特别提请普京注意退休人员养老金问题,因为那些人现在只能“存活”,而不是“生活”。薪水低,有些地区供热供电不足,国家对科研、教育、医药、国防工业投资太低也是俄罗斯人普遍抱怨的问题。普京当场指示他的下属调查一下为什么新规定出台后养老金没有提高,为什么在克拉斯诺达尔的一个小村子使不上天然气。普京的现场办公起了作用,电视转播

① 新华网2012年08月19日。

② 张养志:《普京道路与俄罗斯传媒发展》,载《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③ 冯绍雷、相蓝欣主编:《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第37页。

④ 展江:《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国家与传媒关系探析》。

⑤ <http://www.vvoj.nl/publicaties/europa/rapport-ijeu16.html?PHPSESSID=5d05caadaa6d9b8f0e4c1596d039887f> 转引自展江《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国家与传媒关系探析》。

⑥ 曾峻:《公共秩序的制度化安排——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及其运用》,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

⑦ 刘军宁:《虚拟访谈:亨廷顿视野中的中国转型》,载《南风窗》2009年第2期。

结束前,普京高兴地宣布了加兹普罗姆天然气公司的声明,告诉那个小村子下个月启动天然气到户工作。一些人向普京反映警察向罪犯提供保护伞、交警收受贿赂惊人的情况。普京说:“我知道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执法机关腐败在别的国家也有,不仅仅出现在俄罗斯,但我们这里问题很严重,政府不能不理。”普京介绍说,俄议会最近通过了司法改革法案,希望能保护人民权益,铲除司法腐败根源。普京扒拉着指头数着俄罗斯最近一年的成就,工资提高、农产品丰收、失业率下降、出生率上升等等。普京与民众的对话话题主要集中在俄罗斯的内政和社会问题领域。例如,普京在2003年长达2小时50分的直接对话中,共回答了69个问题,这些问题中,只有5个问题涉及国际问题,另有10个问题涉及普京个人问题,其余全部是政治和社会方面的问题。在2009年的连线节目中,普京在回答冶金工人提出的问题时承诺,俄联邦政府会重点支持民族工业,其中包括冶金工业及其相关行业,如汽车工业、机械制造业、建筑业等,迎接国内市场上中国产品的竞争和挑战。普京指出,民族轻工业中各类产品的生产规模都有显著增加,但是俄罗斯也应当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的良好关系。普京说:“我们应当建造好我们与伙伴之间的关系……近期我们和他们之间形成了非常友好的关系,但是这些关系……应当在现行法律和现有程序框架之内,其中包括海关方面的。在此方向上我们的主要努力应当是支持民族商品生产者。”2011年,普京打破了自己通过直接连线同民众交流的时长记录,在4个半小时多的时间内回答了民众88个问题,其中25个问题涉及杜马选举结果、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俄罗斯政党、普京政治计划、干部问题等。

这种形式的互动,既展示了普京亲民的形象,又向民众宣传了政府工作,阐释国家的大政方针,告诉大家,目前国家所处的状况,这一年来发生了什么大事,为什么这么做,形象地把总统的施政理念转变为民众能够直观感受得到的事例,说服民众理解、接受、拥护政府的管理;与此同时,民众也借助大众传媒表达了自己的利益关切,主动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施加影响。

1999年到2008年,俄罗斯经济实现连续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6.8%^①。如今贫困人口下

降到不足人口的15%,在莫斯科不足10%;中等收入的人群在莫斯科达总人口的40%,在其他城市达30%^②。此其一。其二,在俄罗斯,市场经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得以确立,作为资源的主要配置方式,市场经济本身所包涵的自由、平等、竞争原则渐入人心。凡此种种,带动了公民意识的觉醒,民众的诉求由求稳定转向对自身政治权利的主张,反对政治垄断与腐败,开始对普梅二人对俄政治生活的安排表达不满。在这一过程中,新兴媒体互联网异军突起。

在2011~2012年的选举活动中,体制内和体制外^③反对派都积极利用新技术成功动员起抗议的选民。虽然关键资源,诸如行政、财政、经济、信息等仍集中在政权党及其总统候选人手中,但在短短几年中,反对派,尤其是体制外反对派利用通信资源普遍电子化乘势而上。他们在网络媒体上展示自己,诱导评论,为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网站YouTube提供辩论和病毒视频(дебаты и вирусные ролики для YouTube),领导人开通博客宣传各方面主张,利用社交网站、地区网络、企业网站开展工作,以赢得选民,缓慢而稳步地聚集起了公众的注意力,扩大了自己的资源基础。对当局抗议和反对的舆论在增长^④。

体制内反对派,如亚博卢集团、“公正俄罗斯”、俄共以及自由民主党很好地利用起新的信息传播渠道。他们在2011年国家杜马选举和2012年总统大选时开始使用上述渠道。亚博卢集团制作了一个视频,并将其广泛传播到YouTube上。公正俄罗斯党在竞选活动中,也积极利用互联网,实时更新博客,内容有:评论其他人的帖子,发布自己的帖子,报道党的领导人谢尔盖·米罗诺夫的日常活动,在网络媒体、社交网站以及搜索引擎“Yandex”和谷歌上投放广告。该党最有创意的一个举动是在网络上创建了“战友”、“一切

① 韩爽、徐坡岭:《俄罗斯实现持续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挑战》,载程伟主编《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2011俄罗斯转型20年重大问题》,辽宁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8页。

② 庞大鹏:《俄罗斯的国家道路》,载《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2期。

③ 体制内反对派是指合法注册并在俄议会占有席位的几个主要政党;体制外反对派与体制内反对派相比,没有进入俄罗斯权力系统,甚至不被俄罗斯现有体制认可。参见郑润宇《新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反对派》,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3年第3期。

④ Новые способы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оппозиции с электоратом, <http://www.mediascope.ru/node/1224>

为了积极的有公民意识的人”的社交网页。这一举措是米罗诺夫提议的,旨在为“公正俄罗斯”的支持者之间建立一个相互沟通以及与领导者进行沟通的渠道,将党的主张传达给分支机构的领导人和“公正俄罗斯”党的支持者。他们还建立了网上投票系统,可以投票表达对党在立法会上的工作、正在实施的目标的意见。俄共也增加了视频数量,鼓动选民投票反对现有的国家制度^①。

美国政治学家山姆·格林表示,俄罗斯的互联网正迫使俄罗斯电视新闻进行改革或消亡。选举结束后,受选举存在大量舞弊行为报道的刺激,一些激进分子涌上街头抗议。俄罗斯电视报道了2011年12月24日反普京抗议活动,这是前所未有的。他们必须报道,因为互联网必然会把这个事实呈现出来,有7万~8万甚至10万~12万民众走上街头参与抗议活动,这样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很难瞒得住。在网上,对普京提出反对意见的投票立刻被置于顶部,虽然很快被删除了,但屏幕截图已传遍网络^②。街头政治再度上演,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俄罗斯还缺乏民众参与政治的合法渠道。

在俄罗斯,互联网使用人数增长迅速,目前大约有5100万人^③。互联网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在增强,但应客观看待这种影响。俄罗斯只有40%的家庭使用互联网,许多俄罗斯人花费在网上的时间少于观看电视的时间,眼下电视仍然起着主导作用,并且这一趋势还将保持一段时间。研究相关问题的专家阿列克谢·孔德拉绍夫说:在俄罗斯的大城市,互联网与传统电视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都比较强大,而在各地区互联网的影响则弱得多。在互联网上参与政治活动的主要是青年人和中产阶级以及办公室工作人员,他们可以自由地使用互联网访问网站。家庭主妇、工人和公务员等对待互联网的态度并不是很积极,只是偶尔为了专门的目的才使用互联网,如查寻信息、在社交网上进行沟通、向国家机关递交申请表、下载电影和文件。对有些政治阶层的人士而言,积极参与互联网活动不是一种重要且必要的事,而是一种负担,他们多半是为了顺应总统提出的时髦作风^④。而且目前互联网存在无法保证提供给用户信息的真实性问题。

由于互联网上政治活动持续增强,政府将加

强对这一领域的监管。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审查增强与否,随着时间的推移,电视与互联网的影响力排名终将发生位移。

在普京头8年的任期中,俄民众参与到国家政治中的机会和途径比较少。另一方面,由于俄罗斯民众本身尚不具备良好的政治参与能力,俄罗斯政治社会化程度较低,换言之,俄罗斯民众理性选择与判断力较低。到了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的时候,如上所述,互联网上的社交网站成了民意聚集、传播与扩散的公共平台,在公共社交网站上,通过对国家政治生活的讨论,人们正在学习如何形成和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通过形成的公共舆论,参与到国家政治中来,进而影响国家的发展方向。“政治社会化就是社会成员在政治实践中逐步获取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政治意识和立场的过程。它是社会成员与政治体系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是社会意识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是一个持续的过程。”^⑤在社会成员和政治体系关系的调整过程中,不仅要建立起新的制度和秩序,还要改变民众的思维,提高民众对公共问题的判断力,培育起俄民众尚缺乏的自我管理的责任心、妥协的文化及契约精神。对普京道路从普遍拥护,到有了质疑,从对梅普组合的接受,到对“王车易位”说“不”,人们聚集在网上,谈论政治问题,形成公众意见,互联网上的社交网站由原本虚拟的社群开始向现实的社群转换,那些分散、孤立的个人由一致的价值认同凝聚到一起,新型的传媒—互联网承担起教育者的责任,发挥的正是政治的社会化功能。在某种意义上说,互联网的大规模使用,将迫使原本不愿意与民众交流、不愿意回应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与要求的俄罗斯精英们做出改变。上述公共舆论必将对俄罗斯政治生活产生影响。

① Новые способы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оппозиции с электоратом.

② Россий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проигрывает оппозиции в Интернете, <http://www.atmohostel.ru/main/46-rossijskoe-pravitelstvo-proigryvaet-oppozicii-v-internete.html> 30/01/2012, 09:20

③ Интернет увеличивает св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жизнь страны <http://www.telecomru.ru/article/?id=6185> 5 апреля 12

④ Там же.

⑤ 引自百度百科。

三 结 论

大众传媒的基本功能是传播信息,大众传媒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也离不开这一基本功能的实现。美国学者迈克尔·舒德森在其所著的《新闻社会学》中指出,“传播的目的是按照社会阶层的变化和显示力量的对比关系来营造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①。俄罗斯大众传媒对政治生活的影响经历了自由表达意见、代言集团利益,到重新听命于当局几个阶段,目前新兴的互联网媒体崭露头角,突破了传统媒体对政治的影响方式。总的看来,俄罗斯主流传媒都掌控在政府手中。在任何一个社会,作为上层建筑的大众传媒都是为一定的政治权力或者资本服务的,号称新闻自由的西方国家也不例外。只不过在俄罗斯,传媒在维护当权者统治这一点上表现得更加明显更加突出,而在形成公共舆论和公民政治的社会化方面处于较弱的地位。但相比较苏联时期而言,传媒的自由度、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已不可同日而语。政治对传媒起着决定性作用,当然也有非强制性的一面;而大众传媒对政治的影响则具有非决定性,但却是能动的。这符合政治与传媒关系的普遍规律,也与俄罗斯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有着密切关系。

俄罗斯政治生活的实际情况是,虽然建立起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但总统被赋予超级权力,民主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西式民主,而是被冠以“主权”二字。

俄罗斯大众传媒自身存在的问题也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传媒在转型过程中曾一度迷失了自我,没能更好地担当起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叶利钦统治时期,俄传媒还拥有较大的自由度,但在一些情况下,传媒没能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在1993年总统与议会的冲突中,有传媒竟然不顾最基本的底线制造假新闻。白宫被传媒描绘成共产主义和法西斯的一个重要据点。电视集中报道称最高苏维埃为“红褐色瘟疫”。夹杂在白宫的支持者中有大量国内外媒体人士,他们的行为经常激怒事件的参与者。一位亲历者称:“媒体的无耻行为令我十分震惊。我对于电视的宣传一向不太相信,但却从来没想到在那些宣传中存在如此

多的谎言。我们似乎都成了酗酒者、罪犯、流浪汉和妓女,(在报道中)我们把白宫附近所有的树木都投向篝火。记者搜集证据的行为更令人好奇。例如,他们带来一个放荡的女孩,让她坐在红旗前面摆拍。而另外一些人让‘酒鬼’模样的人扮成宪法的捍卫者并被安置在篝火旁,‘酒鬼’还带了一些空酒瓶。”一些记者致力于搜寻保卫白宫的由70名战士组成的维护国家统一的部队。传媒机构为上述队伍拍照,并将其与当年德国法西斯的一些资料剪辑到一起,隐去建筑物,然后在电视上播放,告知观众,白宫内聚集了大量的法西斯组织,并在那里放置了大量的自动武器。保护白宫的人在与记者谈话过程中证实,武器只是在夜间由组织队伍的议会领导人发放,人们须随身携带登记过的证件^②。

一些媒体人思想激进,支持任何形式的变革,反对任何限制,信奉毫无限制的自由为最高价值,表现出激进的倾向和不妥协的思想,认为国家管束越少越好。叶利钦在国家转型初期实行激进的改革政策,低价出售国有资产,得到大多数传媒的拥护,认为这是向民主化目标的挺进。而国家试图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打击车臣分裂势力的举动则被传媒解读为集权主义的复辟。大众传媒没能在重大关头肩负起平衡性、公正性的报道责任,而是陷入简单化的逻辑当中,犯了俄罗斯文化中偏激、极端化的错误,在一段时期内,欺骗、蒙蔽甚至是误导了受众。如前所述,在寡头控制下的传媒,甚至完全忽视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传媒机构为了自己老板的利益冲锋陷阵,而一些传媒工作者为了一己私利撰写有偿新闻。圣彼得堡一家研究机构于2001年在全国做过一次调查,接受调查的400个新闻记者中,有12%承认经常写有偿新闻,18%偶尔为之,37%的人至少做过几次^③。民众对传媒的表现表达出了某种程度的失望。

俄罗斯属于外源性现代化的政治发展类型,由于缺乏先行成熟的市民社会,国家的转型主要受制于外部世界的压力,因此其功能性的变化往

① [美]迈克尔·舒德森:《新闻社会学》,总序第1页。

② Средства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в событиях осени 1993 года. <http://pravoslavnarussia.narod.ru/SMI-1993.htm>

③ 李兆丰:《转轨模式的选择与俄罗斯传媒发展》,载《新闻大学》2003年第3期。

往大于结构性的变化,国家权力的至上性在没有制衡结构的情况下随着功能的扩大而进一步强化,国家在成为现代化主要驱动力的同时对其自身传统结构的变革则缺少主体性动力^①。集权主义、权威主义是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的基本性质,国家从来都是居于中心地位的。社会成员依赖国家保护自身利益、维护社会公正的观念千百年来一脉流传^②。强大的国家也抑制了个人的创造力。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治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与之相对应,人们的政治文化也发生了变化,但二者的变化并非同步,后者的变化要缓慢得多,而且传统政治文化不时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回归。长时间的专制统治,使俄民众不会也不习惯自我管理,面对冲突、分歧、混乱,人们会依惯性去求助国家权威。苏联剧变带来的激烈震荡,并没有随着俄罗斯立国而结束,“休克疗法”导致经济全面衰退,直到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才恢复到1991年的水平;政治上更是纷争不断,短时间涌现了许多政治组织,但大多缺乏社会基础。国家出现多个权力中心,议会、总统、政府以及宪法法院相互攻击,其中以总统与议会那场旷日持久的权力之争最为典型,纷争最后以叶利钦炮打白宫划上句号。1993年新宪法经全民公决得以确立,但斗争远未结束,政坛仍是风波迭起。在1998年到2000年的两年时间里,叶利钦就先后更换了5位总理。面对失范与无序,人们开始怀念权威以及权威给人的稳定感。比起“民主”、“自由”来,俄罗斯百姓更希望稳定和秩序。普京执政后加强中央权力、清理寡头、整肃媒体可谓顺应了民意。2012年普京开始了第三个总统任期,开局一年多来,政局保持稳定,虽然稳中有变,却是非实质性的变化^③。

毋庸置疑,俄罗斯转型的目标是追求国家的现代化,政治现代化要求大众传媒发挥积极作用,因为政治民主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政治民主离不开政治参与。在一个政治民主的社会里,社会成员主要通过大众传媒实现对社会事物的参与,也即通过传媒表达自己的意见,进而对政府政策施加影响。有人说“民主政治形成的过程实际上可以看做是破除对影响社会重大问题的发言权的垄断过程”^④,其实二者间的影响是相互的,俄大众传媒的成长将伴随俄罗斯政治民主化的过

程来实现,例如,大众传媒直接作用于政治的重要形式——对权力的监督,就只有当俄罗斯民主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有可能较好地实现;新媒体互联网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仍然是开放、民主、尊重人权和自由的原则得以贯彻。而政治民主化得以确立也需要大众传媒的参与及推动。

大众传媒自身的规律决定了,在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是传媒最终的支配者,而归根结底是经济力量在起决定作用。经过20余年的经济、政治转型,俄罗斯确立了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政体的基本框架,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有了一定提高,但我们观察到,在俄罗斯,作为公民社会基础的中产阶级的发育仍不完全,其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离文明的市场经济还有很大差距,还不能为中产阶级提供有效的发展空间,俄罗斯中产阶层的壮大尚需时日。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普京仍然奉行国家主义,在短时间不会完全放任媒体自由。但人们看到,对信息传播的控制不仅不合潮流,而且也越来越难以做到,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异军突起带来的改变还显得比较微弱,但毕竟已经出现。伴随着俄大众传媒越来越理性、成熟与规范化,今后它将越来越多地提供公共辩论的空间,民众将获得更多的机会,利用媒体表达的便利实现政治参与。与此相对应的是,媒体实现政治统治的功能会减弱,由控制舆论、制造政治价值认同向让民众自然内化政治价值认同转变。当然,这个过程将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其最终完成尚需时日。

[本文系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从彼得到普京:俄罗斯书刊检查的实践与评价”(项目编号:12YJA860007)的阶段成果。]

(责任编辑 向祖文)

① 余伟民:《国家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性》,载《俄罗斯学刊》2012年第5期。

② 王跃生:《非正式制度与俄罗斯经济转轨》,载《俄罗斯学刊》2012年第5期。

③ 参见庞大鹏《俄罗斯政治转型的独特性——2012年俄罗斯政治形势综述》,载《俄罗斯学刊》2013年第4期。

④ [俄]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与公民社会》,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88页。

SUMMARY

Zhang Shengfa The Issue of Russian history textbook is a chronic disease in Russian society. During the first two terms of president, Putin has repeatedly intervened history textbook issue, but failed to produce the result that he hoped. Since the third term, president Putin did it again. Putin said that Russia should compile a unified history textbook. He suggests that the unified textbook should has common points of historical events but it can has different evaluation on specific historical events. Russia's government and United Russia immediate responded to Putin's words while the public made a different reaction. The aim of Putin's suggestion is not only to unify Russian history textbooks, but also to form national ideology and unify Russian thought.

Hang Kedi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regime are different concepts.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regime of the Soviet Union is due to CPSU but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s a result of national problems. National problem is the main cause of collapses of the CPSU, the Soviet Army and the Soviet Union. The roots of the Soviet national problem is the idea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nd national autonomy system.

Jin Huixin There is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ss media and the political life in the process of Russia's transi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and media, the politics played decisive influence on the media, and the mass media's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al is indecisive but active. This accords with the common law of political and media relations. It is also matches with Russian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culture. So far, the impact of the media on Russian politics mainly is to maintain the ruler's control. Although Putin still pursues nationalism and don't let the media free in a short time, but some change can be observed. The public will have more opportunity to use the media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 life.

Xu Guimin Russia's legislation concept of terrorism, which reflecting the nature of the crime of terrorist crime, i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terrorism study. Russia's concept of terrorism is that it's not an isolated act, but the sum of various behaviors. It is different from war, nor is it a state terrorism. Concept of terrorism,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Russian anti-terrorism legislation, is criminal illegality and harmful to the society, with a characteristics of broad kind of crime legislation.

Zhao Chuanjun Putin's economic ideas of Russia's economic policy and economic strategy have di-